



【实录】

天气预报今夜有雨

□静嘉

他们到家的时候，两个孩子已经熟睡。一阵试探性敲门，又是一阵试探性敲门，唤着两个孩子的乳名，无人应答，只有楼道间的声控灯一明一灭。“怎么办？叫开锁公司吧。”男人说道。“要不爬窗户吧，反正二楼不高。”女人犹豫不定。这时，一阵雷鸣电闪，炸裂天空，那架势很吓人。“天气预报有雨，还是叫开锁的吧。”几分钟后，开锁匠上门。先是一通讨价还价声，对方据理力争，最少二百，分文不让，“我们干这行，白天一个价，晚上一个价，真没多要，不行你再找别家。”男人打圆场说：“赶快干活吧，雨这就来了。”一通“乒乒乓乓”，一阵敲敲打打，很快“咣当”一声门开了，女人抢先“笃笃笃”跑进屋，咋咋呼呼。男人扫码支付，操着浓重聊城方言道：“谢谢啦！”他目送开锁匠下楼，自言自语道：“今晚这雨来势不小啊。”

他们是租房的小夫妻，在附近租了个店面卖快餐，天一热生意便忙不过来。下午放学，女人接俩孩子回来，伺候他们简单吃完饭，也去店里搭把手，这一忙就到深夜了。临走时，她大声嘱咐：“好好写作业，睡觉记得关好门。”两个孩子齐声答应。但大人前脚刚走，他们便放羊了，屋里乱作一团，吵闹声、狗叫声、电视机里的动画片声杂糅交织，此起彼伏，煞是热闹。待夫妻俩回来时，家里一片寂静，只有宠物狗在拱门缝，好像努着嘴儿埋怨道：“主人光知道挣钱，这么晚才回来！”进屋后女人一顿埋怨：“不带钥匙多少回了，忙活一天搭进去一半。”男人不耐烦地说：“行啦，睡吧，明天还得进货。”又是一阵雷声轰鸣，楼道里的灯亮了起来。

【浮生】

父亲的身份

父亲有两个身份，一个是乡村医生，另一个是农民。他与泥土打交道，兢兢业业，不离不弃，尽一个农人最好的本分，就像他尽一个父亲的责任一样。

父亲年少的时候，长得羸弱。在同伴们不读书或只读几年书的情形下，祖母坚持让他读书，因为祖母认为读书对于羸弱的父亲来说是最好的出路。父亲心高志远，也乐于读书，然而因为家境贫寒，他也只能读到初中毕业。

接下来的路，明摆着，便是跟着祖父下地种田。父亲心有不甘，他想到了一个开药铺的本家叔叔。一番苦想后，他为自己找了另一条出路：学医。

父亲多半的医学知识是在祖父的棍棒和唠叨下学会的，祖父的棍棒当然不是督促父亲学习，而是阻止。那个年代，填饱肚子，成家立业才是人生大事。父亲已经不小了。“笃笃”的棍棒敲击在桌子上，却没落在父亲心上。很多年后，父

住在楼上的那个男人，进门的时候总是一只脚轻一只脚重，不知道是不是有脚疾。上世纪90年代的筒子楼，楼板很薄，隔音不好，他在我头顶上走来走去，发出“踢踏踢踏”的拖拉声。最初我恨不能找他当面理论，时间久了也就忍了，见惯不怪。上个月，女人回了南方老家，剩下他自己，除了唱歌买醉，就是给鱼缸换水，看看欧洲杯球赛。深更半夜，醉汉的歌声叫人汗毛直竖。他扯着嗓子喊，一声高过一声，伴着啤酒瓶子的碰撞声，听起来多少有些滑稽。我一度晕眩，感觉到天花板在晃动，电脑屏幕在晃动，我的手也跟着发抖。唱得差不多了，他便去卫生间拎来水桶，给鱼缸换水，至少说明他还是清醒的。我不禁想起那个叫雷蒙德·卡佛的诗人，他也超级爱喝酒，曾在一个下雨的清晨自我反省：“我的生命可否重新来过/犯下这些不可原谅的相同错误/会的，只消给半点机会，便会。”酒鬼的清醒，又总是带着些许可爱。

刚搬来时女人说过，他们是半路夫妻，她开饭店，男人干建筑包工头，经常去店里吃饭，一来二去就认识了，这也是缘分。女人十分健谈，说他们感情很好，在一起生活很幸福。女人在的时候，经常有朋友来家里聚餐喝酒，成捆成捆的啤酒往楼上搬，喝个尽兴，第二天再叫收废品的老伯一趟一趟背走空瓶子。女人回老家后，他没事就喝酒、出去钓鱼、侍弄鱼缸。这天深夜，他照例给鱼缸换水，窗外大雨瓢泼，雷电持续，穿窗而过，在墙上打出一片光亮，屋里水声哗哗作响，他边换水边号叫似的唱着：“这就是爱，说也说不清楚，这就是爱，糊里又糊涂……”鱼儿们换水如洗澡，游得更惬意了，它们并不知道，这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孤独在歌唱。

□耿艳菊

楼上那位老太太也不平静。每天上下班后，只要不出差，老太太的儿子都要骑电动车过来一趟，看母亲吃药。有时候加班到很晚，他也雷打不动要来这一趟。天气预报今夜有雨，他提前备好雨衣，丝毫不受影响。自打去年疫情过后，母亲精神开始出现异常，住过一次医院，出院后开始服用精神类药物。刚出院那会儿，她还按时吃药、按时休息，比较有规律。没过多久，她就偷偷减药，想方设法少吃，后果就是他上班跑回来的次数陡增。那天凌晨，我刚睡下，就被110民警的敲门声吵醒，原来他母亲又犯病了，打电话报警怀疑家里被盗，两位值班民警上门核实情况，如实做了记录，并给他打去电话。几分钟后，他赶过来，跑得气喘不接下气，怒火中烧，母子俩一通激烈争吵，“再不好好吃药，我就把你送医院去！”顷刻，他抛下一句赌气的话，消失在细雨淅沥的夜色中。

雨终于下大了，马路牙子上溅起大朵大朵的水花，又处处泛着白光，附和着晚归人的急促脚步，很多人不约而同地嘀咕道：“这天气预报，可真准啊！”此时，他已经回到家里。开了一天的会，为了母亲又请假来回折腾好几趟，累得不愿再说话。而他的母亲关起门来大声唱歌，一首接着一首，一首轮换着一首，好像要把这大雨唱走，好像要把这黑夜唱白，唱出内心深处无人能懂的孤独与温情……

雨终于下大了，马路牙子上溅起大朵大朵的水花，又处处泛着白光，附和着晚归人的急促脚步，很多人不约而同地嘀咕道：“这天气预报，可真准啊！”此时，他已经回到家里。开了一天的会，为了母亲又请假来回折腾好几趟，累得不愿再说话。而他的母亲关起门来大声唱歌，一首接着一首，一首轮换着一首，好像要把这大雨唱走，好像要把这黑夜唱白，唱出内心深处无人能懂的孤独与温情……

□李晚

【世相】

下饭菜

□李晚

我妈进城那年，81岁的奶奶坚持一个人住在乡里，一座座青山上的庄稼树木在她心里扎下了根。奶奶给我妈郑重相送的家当，就是两口使用了三十多年的泡菜坛子。如今，两口泡菜坛还摆放在爸妈家里，在岁月包浆浸染之中呈现出老古董一样的庄重憨朴之相，微微散发出一层古铜色般的光芒。两口泡菜坛子，成为爸妈家中经年累月传下的镇家之宝，也成为我对灯火暖暖的家一个意象。四年前的一天，怀旧之中的我爸，念叨着想见见那位老领导，经过曲曲折折的打听，得知老领导去了北京定居。通过微信视频连线，老领导居然还记得当年乡下那顿饭中的泡菜炒肉和凉拌折耳根。我爸承诺说，啥时候你再来我家，再给你做这样的下饭菜。

哪怕仅仅就着一碟我妈做的泡菜，我也可以吃上两大碗白米饭，它消释着中年岁月里的油腻，也让我于烟火漫漫中记得回家的路。如今我回到爸妈家，一碗泡菜作为食材在烟熏火燎中一回回演绎成火爆儿肠、豇豆肉末、泡菜回锅肉、黄焖鱼、凉拌三丝、酸辣土豆丝、泡椒凤爪、酸萝卜老鸭汤、家常豆腐。在这些酣畅淋漓的下饭菜中，酸、辣、甜、咸，层次分明的口感刺激着味蕾鲜花一样开放。这些下饭菜的滋味，也静静凝聚着时间发酵后亲人相处的滋味。

三年前的春日，我爸生了一场大病，住了整整一个月的院才回家。刚到楼下，我爸就气喘着催促我妈：快点，快点。我妈掏出钥匙打开房门，我爸一进屋就张开双手抱住墙壁，似在嗅着久别重逢后家的气味。我爸又催促：快点，快点，给我煮碗泡菜面条。我爸呼啦啦吃着我妈用萝卜泡菜做的面条，他吃得热汗津津，抬头擦汗，见我眼眶里浮动着湿润的光。

我明白了，在这样的下饭菜里，是川流不息中的人生百味，是绵绵悠悠的情感寄托。

眼前一碗白饭，心中一粒飞鸿，这是人生至真至美境界。不过，眼前一碗白饭还是显得单调了，它等待着与下饭菜的约会。这样一顿饭，才吃得柔肠百转、缠绵悱恻。

在我居住的城市重庆，最地道的下饭菜称为江湖菜。江湖菜的源头，其实就是家常菜。一些人离开了家，奔波于命运的浩渺江湖，把一道道家常菜演绎为大江大湖氤氲中的菜，在这些食物的味道里，袅袅散发着家的气味、亲人的气味。江湖夜雨一盏灯，在那盏灯光的朦胧光晕中，飘摇着远方亲人灶台前忙碌的身影。

在食物最为贫瘠的岁月，一碗提口味的泡菜，是吃饭之人不离不弃的下饭菜。人到中年，时空的天幕里，还传来乡人们嘎嘣嘎嘣嚼动泡菜的声音。

乡人们的泡菜，在屋檐下那一口口大瓦缸里浸泡着、发酵着。清冽冽的井水，是瓦缸里泡菜的“胎水”；白生生的盐，是泡菜缸里味道的灵魂。那些年，我的老奶奶忙前忙后，一年四季在家里几口泡菜缸里放入萝卜、豇豆、白菜、辣椒、姜蒜。几天后，经过老盐水浸泡后变为脆嫩爽口的泡菜，就可以端上桌了。一碗泡菜，让一碗清汤寡水的稀饭也吃得满口生香。

那年，家里来了一位客人，就是我爸在县城工作单位里的同事，也是他的领导。我爸在城里大大方方称了几斤肉回家，奶奶和我妈合力做饭。奶奶抓起刚泡几天的萝卜切成颗粒，加了半肥半瘦的猪肉，在柴火灶上的大铁锅里翻炒。就着这道泡菜炒肉和用泡菜盐水凉拌的野秋蒜作为下饭菜，客人一口气吃了三大碗冒尖的红薯米饭。他放下碗筷，满足地拍了拍肚子，打了一个饱嗝后说：“这顿饭吃得安逸呀！”



我妈进城那年，81岁的奶奶坚持一个人住在乡里，一座座青山上的庄稼树木在她心里扎下了根。奶奶给我妈郑重相送的家当，就是两口使用了三十多年的泡菜坛子。如今，两口泡菜坛还摆放在爸妈家里，在岁月包浆浸染之中呈现出老古董一样的庄重憨朴之相，微微散发出一层古铜色般的光芒。两口泡菜坛子，成为爸妈家中经年累月传下的镇家之宝，也成为我对灯火暖暖的家一个意象。四年前的一天，怀旧之中的我爸，念叨着想见见那位老领导，经过曲曲折折的打听，得知老领导去了北京定居。通过微信视频连线，老领导居然还记得当年乡下那顿饭中的泡菜炒肉和凉拌折耳根。我爸承诺说，啥时候你再来我家，再给你做这样的下饭菜。

哪怕仅仅就着一碟我妈做的泡菜，我也可以吃上两大碗白米饭，它消释着中年岁月里的油腻，也让我于烟火漫漫中记得回家的路。如今我回到爸妈家，一碗泡菜作为食材在烟熏火燎中一回回演绎成火爆儿肠、豇豆肉末、泡菜回锅肉、黄焖鱼、凉拌三丝、酸辣土豆丝、泡椒凤爪、酸萝卜老鸭汤、家常豆腐。在这些酣畅淋漓的下饭菜中，酸、辣、甜、咸，层次分明的口感刺激着味蕾鲜花一样开放。这些下饭菜的滋味，也静静凝聚着时间发酵后亲人相处的滋味。

三年前的春日，我爸生了一场大病，住了整整一个月的院才回家。刚到楼下，我爸就气喘着催促我妈：快点，快点。我妈掏出钥匙打开房门，我爸一进屋就张开双手抱住墙壁，似在嗅着久别重逢后家的气味。我爸又催促：快点，快点，给我煮碗泡菜面条。我爸呼啦啦吃着我妈用萝卜泡菜做的面条，他吃得热汗津津，抬头擦汗，见我眼眶里浮动着湿润的光。

我明白了，在这样的下饭菜里，是川流不息中的人生百味，是绵绵悠悠的情感寄托。